閔子世譜

閔子世譜卷之三

特傳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棉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兼葭之中入于夫

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葢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葢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豪矜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長府之役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大子又嘗稱其孝謂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及居

說哀二年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爲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子六辯六觀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辯矣孔叢子載孔子甚息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鄙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洗則會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

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柴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者猶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韓詩外傳載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而業

附圖像

像贊

在昔侍側所云關關是何如哉 可想光耶唯吾夫子
鑒之尊士諸弟子悉之在傍乃今儼然見矣而享億
萬年之俎豆者豈猶然在西丈左右之行歟何歲歲
見春山媚而秋山肅春雲碧而秋雲黃嗚呼凡爾子
耳目孰非先生之德行歟爲先生之文章予生也晚
不獲親奉杖履庶幾少長在先生之鄉春秋祭先生
之堂

後學任桑節撰

冒寒執轅

閔子十餘歲當冬月背爲父御車繼母衣以蘆絮母
寒手儳故失靭父責之終不言

閔仲濱爲沈邑委吏娶於皐生子閔損三歲喪母繼
娶姚氏生二子損兒時承歡母膝下與二弟嬉笑
不異生母母視之一則有異矣

閔仲濱當閔損失靴而以蘆衣敝蘆見摸其身冷大慟將逐其妻閔子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蓋言天下婦人皆有妒心再娶彼繼仍是此

絕也父悟而止母亦化爲慈愛三子均一焉

辨色微心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勿參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勿參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窮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埵土矣是以有勿參之色此即侍側時閒閒氣象

醉富琴貧

孟僖子之子南宮敬叔與懿同門受業雅欲以女弟妻之屬漆雕與如道意懿辭曰敬叔卿家而厚于賂乃能如學以重于諸侯且而彼貴德而我賤貨不亦善乎竟納公冶氏之貧女賢而多助以成始終之大孝

侍側圖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汶上清風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服官問政

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
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
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
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
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
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
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
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

子者以六官總治邦家宰之官以統道治馬之官
以成聖哥寇之官以成義司寇之官以成禮司徒
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六官在手以為總
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先六轡御天下者正
六官

言必有中

衆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梁相從

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
子游子夏

餘哀未盡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

公侯折節

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
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
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君曰敬
聞命矣明日祛衣請業

列傳

春秋

冏子鳶

冏子鳶字鳶父爲魯大夫以孝學聞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教季孫公鉏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怯居官次昭公十八年丁丑論原伯魯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按史記世家昭公十七年冏子孔

子年二十有七則子篤於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從政至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長孔子四十餘歲是爲閔子之祖乎從叔伯乎不可知也

閔仲濱

閔仲濱字仲子爲魯委吏持正不阿娶于皐生子損登進繼娶姚氏生子二曰苹曰蒙

閔沃盈

閔沃盈損之子公冶氏之所治也子騫以其父命名損而又欲其子忘盈故名沃盈盈子固固之後無

閒豈七雄授襲之世皆韜光以自全耶

漢

閔縢

閔縢家貧嗜學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攜家避匿沛閒漢高帝徵時縢奇之相與交驩帝即位命有司按其世代知爲閔之九世孫將官之不就封承祀君王閔子箴事據孔叢子遺書所紀九世孫係閔氏家傳曰縢字仲叔太原人舍救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

閔貢

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同郡周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閔蘊

閔蘊爲常山令

音

閔鴻

閔湯與薛兼訓稱孔焉張茂先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拜淮陽丞佐郡閔之二十一代孫

閔素

閔素湯之子刺高郵有清長聲

唐

閔通

閔通除諫議大夫閔之三十二代孫

閔璽

閔璽玄宗開元五年以閔璽奉祀奉秋勾管閔之三

十四代孫

宋

閔衡

閔衡爲真宗祥符間世代五經博士閔之四十四代孫

閔宜于仁宗朝館衡五經博士閔之四十五代孫

閔英衣巾奉祀閔之四十六代孫

閔琦世襲衣巾閔之四十七代孫

閔杲

閔杲爲本府奉祀官正八品高宗建炎三年金師
奄至宗廟失守家史禮樂祭器俱罹兵火搆家避
難九華山有別傳爲閔之四十八代孫

閔昌

閔昌折節讀書蕪湖名士陳公令妻以女故教授蕪
湖年最久常與青陽隱士陳清隱楊希顏方天和
友善有詩相唱和具別傳是爲閔之五十二代孫

閔居正

閔居正閔文少子與兄居易生而善射恭宗德祐元

年詔天下徵兵勤王居正以海寇在籍中屬知江陰軍鄭端端在途深念六賢之後常召至帳下與語曰弟勞王事必不至爾失所比至江南推薦于常州統制王安節爲協贊深相禮重時伯顏會師攻城居正助安節血戰累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城破伯顏屠其民來執安節居正爲保家屬引弓射之從者叢槊刺死安節至旅下亦不屈遇害

元

閔本元初大中爲御史中臺
閔細七至正初爲典籍
閔得眞爲蘇州刺史
閔楨字子幹治岐黃術隱居不仕值[redacted]運將終中原
鼎沸自九華遷臨川是爲閔之五十六代孫
明
閔彥成楨之子國初始回宿州認祖是爲閔之五十
七代孫
閔思政彥成之子于天順八年復業歲奉閔子祠春

次二祭修葺垣宇種植樹木是閔之五十八代孫
閩儀任四會縣典史有膽畧才智苗夷憚之伺籍屢
以記典呈請恩恤未經詳允是爲六十一代孫

明朝氏

西珪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清節著聞當代
一是爲閔之六十代孫

閔如霖烏程人以進士仕至禮部尚書一時歎爲無
愧寅清

閔夢得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閔洪學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閔齊伋字遇五烏程人博學好古著訂今古書甚富
選工鐫板丹黃校正迄今猶競傳閔坊云

閔廷甲字翼虛湖廣新水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尚寶卿過宿祠祠祖輸銀修祠

閔度烏程人崇禎戊辰通政使司觀政進士有疏上請異毋二弟同祠更請五經博士奉祀蒙

聖旨着該部知道

閔子世譜卷之四

祀典

世之殊勳茂德血食來禩者不乏未有若閔子生於斯長於斯葬於斯報於斯者也閔子往矣至今入其境曰此閔子鄉也此閔子里也此閔子集也此蓍山也此洗劍潭也夫并里社山川皆閔姓矣余博觀宇宙遍歷與攷步攷玉指不可勝屈都會幾經雄麗陵寢幾經森嚴宗廟幾經整飭全盛須臾翕忽滅沒有如此悠久不堙湮者詎其世系不甚顯赫夫顯

赫無論德位時三者而已以德則堯舜之精一也以位則素王之羽翼也以時則與宣尼於萬年蒸嘗若新也俾後人指其子若孫而曰是神明之胄也塵世浮華能當汝上之一瞬哉

漢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此祭孔子弟子之始

唐

玄宗八年封元聖文宣孔子尚書下配其像立於堂

授坐不立侍立不跪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雖立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賢備
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不霑配享之餘名請
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此閔子從祀之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追謚先子爲文宣王前向坐閔
子爲侍坐此閔子加封之始
宋
真宗祥符二年加封閔損爲琅琊公
度宗咸淳二年改封閔損爲費國公

明

宣德皇帝登極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
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世宗皇帝嘉靖九年改稱閔子從大學士張璁之請
也

關聖誌十、晉陳設圖

按關里誌十哲祭品視四配止少一豕首其圖可披也本州祀典不知遵承何代每歲春秋兩丁祭後的於二月子五日八月十五日黎明州官壹員率生員奉祀十二名赴治城北七十里閔子祠內行釋奠禮品物供自祭田田租徵於佃戶其子孫先期羅列務在精潔而處誠年久佃戶乾沒祀事不豐擇其族人愿慤公廉者主之歷任賢守牧多方增置祭田則明禋可恃以弗墜矣

本祠祭器

牲俎二對　漆盤一百　鐙
木豆六事　錫壺十件　磬
磁器二百　錫燭臺四件　鼓
酒樽四事　盥盤架一具
磁爵三事　果邊四事
爐鼎一副　祭案十張
先是本祠禮器盡灰於兵火簠簋籩豆尊爵
識其形大約新製之器亦成禮而已不敢妄擬也
本祠敕石祭品定規

門子孔門高弟德行與顏子並非特一時之豪已也前賢守以宿爲故里就基立祠以風世教每春秋丁後命教官詣祠致祭如釋菜禮慮久而廢乃置圭田三百畝募民佃之歲納租銀十二兩于學以供所需百凡豐潔以無媿于盡敬盡物之意遞來佃夫遁其租而不輸之學本學分其有而不責之義馴致祭品日以衰薄行道之人將且不屑而欲神之格恩得乎余奉祭問之不勝愧忽歸告州王林震西公公曰盍爲我定祭規以防之務使器有常數物有常品薦祭

者不得任情私減典祭者不得借名窺取余承準禘
議新定每祭合用猪羊果脯燭楮之類估之可費銀
四兩五錢且物皆本土所有簡而便狹其可常繼也
兩佃若敢再肆刻剝　州有明法必不少貸我儒官
復事覩覩則縉紳國人皆睹之矣他日何顏見閔子
于地下乎謹刻祭規如左以視諸後云

計開

一祭品

猪一口重百觔　羊一隻二十五觔

京果四盤　帛一端二丈

糯米二斗　隨酒　隨稱之　時果四盤

蒸食四盤　煠食四盤

熟膠八盤　鷄鵝鴨

餚子三對　猪羊牛肉各三舡

油蝦共四舡　兎一隻

紅燭十對　麥麵三斗

香紙調料　香燭調料

豬羊送州其餘品　物半享官生半給參祀後

人以均神惠

一禁約

祭之日惟與執事之人在廟供候其餘跟隨人馬俱在公署駐扎不得擅入喧嚷如違聽典祭官朴治再不服呈州問罪

隆慶元年十月之吉宿州儒學訓導王好賢書

祭文

宿州知州曾顯撰

舜爲聖人公爲賢哲後毋異弟同符一轍舜行道于當時公流芳于千古舜窮蹇于蒼梧公首丘于故土

溪山寂靜宇廟深沉一杯拜奠萬古此心

祝文失撰人名

孝孚內外名耀今古大夫不仕復聖與伍傳諸父老基于茲土景仰像祠儀刑如睹

祭田

傳聞洪武四年閔楨自臨川來認墳投牒于州守吳公公憐而厥其實皆爲軍民所有于是調停至再得三頃餘令民佃之歲取其租以供祭祀天順八年閔思政復業其子孫雖奉香火灑掃之役田之所入猶

屬有司主之至萬曆□□年蒙 按臺劉公批給
閔學閔可敬兩人領種又附益以諸臺續置之田而
皆蠲其徭役則漸復當年八項舊額矣

續置先賢閔子祭田碑記

蓋萬世而不泯者此道百世而相感者此心斯道斯
心由於天道道在是則心在是矣是心則契是人故
羹牆有見寤寐與參此古今人精神本相貫徹警于
目觸于心自合而有感也予方燥髮誦法聖賢讀魯
論孔門有閔子者獨嘗稱其孝而人無間言季氏之

徵召而不輕試長府之改作而諷之仍嘗皆詞婉而意篤孝友廉介謀國老成傳者列于德行之首尼父稱之曰孝哉閔子騫子景仰休風躅跡芳軌雖音容遐邈悅若傳心豈非百世而相感乎既遊庠序在弟子列得執祼獻禮周旋于神主之間閭閭在目肅肅秉心及其通籍朝紳釋褐成均而復展拜宮牆揣是備官司空署而董理河工凡所經營莫不體念先賢仍舊之語而裁度時務取法多矣須承　簡命整飭盧夙兵戎道經商上過新墅里有所謂閔子祠者乃

賢之故里基於斯焉爲嚮者直指高公所重建者也
予遥振衣晉謁再拜夫玄珠寂寞白璧久淪光在山
川千古不掩矧名賢高十揭日月而壯關河往者撫
殘編而仰止茲得遊故里以盤桓且知此屬宿而宿
又屬整勅中也是以嚴勅有司豐其祭儀而置獻享
以重斯道之意而問苦于所出而邊豆不掩豈所以
答報名賢而重風教之宜乎于是捐俸二十金易腴

田六十三畝鄰于祠捐其徵賦命其後生員可傳光先者力耕以供春秋之費使年年不替以答明眀慮久淹併乃下檄州守馬君貞珉以載其事於後自爲之記

萬曆戊戌冬中議大夫整飭鹽鳳等處兵備副使前工部屯田司郎中常山定齋詹在泮撰

置田信票

欽差整飭鹽鳳等處兵備副使詹　爲捐公費置祀田以啓先賢事照得宿州舊有閔子祠實先賢盛跡

本道經臨贈禮慨然動景行之思焉詢祀田多寡擬
垂永久今查該州庫貯本道公費銀兩尚有餘剩相
應動支置立田土以彰盛德百世之祀焉爲此牌仰
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動本道公費銀二十兩委官
責令地方照依時價易買近祠腴田一區深立誌界
付本祠奉祀生員領種穫收籽粒以供香火田邊仍
竪石碣大書題道刷使詹置立祀田字樣祠內亦須
勒石以誌歲月以垂永久置完將動過銀數買過田
數造冊申道人卷備查須至牌者萬曆二十六年十

一月十二日

祭田碑

奉直大夫知宿州事內江鍾應麟捐銀八兩置買祀
田四十畝立碑爲誌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仲冬吉
旦

續置遙修先賢閔子祠田記 並地畝坐落

萬曆癸丑秋予有彭城之役道經閔夫子祠拜瞻畢
奉祀閔可傳前而言曰天久雨祠宇把廩請曷之予
唯唯周回顧祠垣傾數武露折數花貫錢數百足矣

念先賢篤生茲土常使廟貌儼然爲茲土重第小與則小修而費省大壞則大修而費鉅故隨時葺之便然頊頊請之于官非計也因捐金置修祀地數十畝歲收籽粒備不時之需令奉祀掌之仍給印信簿登記歲收歲支之數以冒侵且以備倍蓰使奉祀遞傳之世世無失即歲穰穰廢支不盡者積聚之數年之後增設櫺星門一座彷彿宮牆之制又完其前人之所未備者也至若春秋祀田則先子而爲之計者已有餘資無事此贅疣爲矣因書其始末並列其地畝

坐落四至及主者姓名于左知宿州事熊鎮弘

計開

原賣地主董恒董世學董天民董世其中人賈文

科其地坐落黃溝崖南北共計五十四畝一則地

二十畝二則地二十畝三則地十四畝東至董志

學南至大路西至武監生北至蕭縣界糧俱豁除

修葺

祠廟墳墓自春秋來歷朝相沿修葺不廢明興更嚴
定之正統旌盛之變[illegible]
化乙巳督學司馬公重修弘治庚申內臺總憲顏公
佐修嘉靖丙申督學閻人公詮修會侍御蘇公祠墓
部暨甫鄉宦雨亟大加整飭煥然一新嗣是[illegible]
東姚公篤福建林公雲程湖廣陳公修南昌熊公鍾
弘前後置田萬餘壬辰而後侍御臺檜表建坊高公

舉王公九敘謝公正蒙皆推特恩光昭千祀用勒珉
誌不朽

三院捐修信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　修葺信票在解宇丁回籐
之變時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　爲修葺先賢祠宇事照得
本院先因風泗之行道出桃山瞻謁先賢閔子祠見
石坊歙傾祠宇傾圮始非所以崇祀先賢之義也合
行量爲修葺爲此仰州官吏照開事理即動院銀

□□委差廉幹職官置買磚瓦從本將牆垣□□
守築修損壞之處修葺完固毋仰刻落完日開報委
考須至票者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謝　爲出巡事本院巡歷
該州檢閱□□有閔子祠堂在官道之西路委葺葺
票題未揭使名賢之蓍跡不彰往來之瞻拜未便是
亦有事地方者之責也爲此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
即動本院項下贓罰銀五十兩就于閔子祠旁官道
處所監立石坊一座務要堅固不用雕飾照依發來

扁字橫刻于上由此坊而入墳路一條徑達祠門中用磚墁兩旁夾植柏樹庶廟貌益崇而德行之鄉因之益光矣如錢糧不敷酌量再詳或該州設處共成之尤佳有餘即便以爲修葺祠宇之用務要留心本院由此報

命將觀厥成焉須至牌者

感異傳

明萬曆二十一年御史曹楷奉檄巡歷維揚七郡二月望日止靈璧公署丙夜閱書神氣倦憊隱几少憩夢軒裳衣王侯服飾者三人一居前二隨後排闥直入予降階趨迎問而後禮曰吾周朝孔門閔子騫也予聞之愧拜閔子亦拜問二人曰公西緯曰田文子再拜二人亦拜皆坐予避席執弟子禮請曰夫子尚在耶其以神顯也抑爲教不穀來耶曰將有托于君也昔吾產于宿宿治北騫山吾之故里墳廟在焉代

有恭嘗祭祀叠遭兵火之難子姪流離迄今雖復葺
迹乃茅茨微賤榮不能勤其祀事若爲宮牆外望人
也似非先朝崇褒之意寧無慨乎知君仁孝忠貞不
嫌直陳肯爲駐節一惠顧乎言已遂起予唯唯奉命
遂留之際爲童子擎燭驚寤方漏下二更月明星細
徘徊不能安枕乃索浴拈香北向祝曰不穀樸陋寡
文奉職無狀豈料夢寐中得晤大賢足夫子之神尚
存也昔僊見亦可繼見祈鑒予誠貴忽降止
惠以德音則當年洙泗之精神向之虛憑而漫爭者

不徙于此生親炙之矣于是禱里齋宿就寢果夢如
前危坐款譚辭理幽深至今宛然在耳予遂秘而不
洩迨曉進有司而詢之得狀即時發行經宿州抵彭
城十七日午至蟠山謁祠墓而見賢裔閔學等青衣
伏于道左入而拜毋瞻其像則夢中所見夫子也侍
立東西二像所謂田文公西綿也不覺失聲大悼而
歎惜曰國家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于是命
學等赴院舉呈當爲題奏則爾祖豈之光以垂綿遠
國家隆德之義可沐源長學等具呈到院發州行查

無異會同三院題請奉旨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例同儒學優免且予生平不譚鬼神生死事乃今而後始信至人死而未嘗死也然猶恐其誕而不經故不欲顯告于人夫果誕乎則吾官六夢之占不宜載之周禮矣余慨閱千之英寮萬載猶存其靈異既不可泯而一夢再夢其所以召致之者尤不當泯也是爲傳

王北道尊徐公修祠呈

爲恩恩修祠以崇祀典事本祠前隙祖豆後枕松楸
世沐蒸嘗時嚴覆露自蒙
按臺高太宗師率修以來浸久漸圮閥宇雖存深鎖
半天風雨荒丘不剪堪眠落日狐狸慟殊切于水心
貧莫辦其綿力近蒙本州熊父母甫置祭田旋遭侵
歲低勤灑掃廢遂親瞻何意先賢乃徵
靈寵繼爺親臨唾珠下問平清風于汝水似憐去國
之貧挹秋色于蘆英便許解衣之煖遵命赴臺賚咸

陳捆知改作之有中喜仍舊而得新將地老天荒北
壯忠心于武穆且羣飛鳥華南培王氣于新豐是先
賢嘗有造于後世而
台臺更有造于先賢也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縉紳助修姓氏
大學士王荊石先生諱錫爵太倉州人于萬曆十八
年在祠拜祝輪修葺銀四兩
大學士張洪陽先生諱位南昌人于萬曆二十二年
在祠拜祝修葺本州免本宗糧差

吏部尚書孫立亭先生諱不揚宮平人千萬曆二十
三年殿文致書到州優免丁糧
巡漕御史唐諱世濟島程人千萬曆四十四年輸修
葺銀四兩
南京戶部郎中冉芝芳先生諱德升東鄉人係冉子
後千萬曆二十三年任祠拜祝賜扇二柄銀五兩
監察御史巡按蘇松李輸修葺銀五兩
巡按御史蔡桂亭先生諱才掖縣人千萬曆二十年
輸修葺銀四兩

整飭額道副使詹梧俸銀二十兩置買祀田六十三
畝有碑
巡按御史喬做我先生諱應甲府氏人于萬曆三十
一年輸修葺銀四兩
巡按御史顏心葵先生諱思忠滁縣人于萬曆三十
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寔票爲出巡事照得本院觀
風茲土所據地方先賢後裔相應優卹爲此仰該
府即該府境內應祀先賢後裔查實動支本院備
賑倉稻每名各給三石以示優卹之意仰州官吏

即便施行

巡鹽御史徐十洲先生諱緒芳晉江人于萬曆四十三年輸修茸銀六兩

巡按御史王見虞先生諱九敘肅寧人于萬曆四十一年移文本州動支倉稍每名給助三石以示周卹之意并捐修茸銀十兩

監察御史劉諱與秀于崇禎八年巡宿謁祠捐輸修茸銀二十兩

附馬王諱炯于崇禎九年過宿謁祠捐輸修茸銀八兩

監察御史張諱懋爵于崇禎四年輸修葺銀四兩
淮揚漕撫朱諱大典崇禎九年謁祠捐修葺銀八兩
督師閣部史諱可法于崇禎十四年謁祠三次捐輸
修葺銀三十兩
本州知州晉諱承恩于天啓四年題届日千古流芳
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張諱文熙于天啓四年題届日人倫之至
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illegible]于崇禎十二年[illegible]謁祠題[illegible]

同寮友眞諤捐修葺銀一百五十兩

監察御史姜諱金亂于順治四年巡宿謁祠捐輸銀十五兩

巡道副使劉于順治五年謁祠輸修葺銀十兩

翰林院程諱芳朝受　命頒　詔謁祠捐修葺銀四兩

監察御史崔諱呈秀捐修葺銀十五兩

淮徐道趙諱謙捐修葺銀十兩

頒道魏諱士前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應薦捐修葺銀十兩

知鳳陽府呂公祖諱封齊捐修葺銀十兩

靈璧知縣洲諱如綸捐修葺銀十兩

都御史周諱亮公于順治十一年謁東關祠捐修葺銀四兩

延按御史劉太宗師諱宗韓于順治十三年上任過宿謁東關祠捐俸銀一兩

鳳陽知府李老公祖諱以易于順治十二年上任謁祠捐香燭銀二兩

官生

世襲奉祀始末

按洪武七年命修闕里仍設孔孟二氏學教訓族人十八年冬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設令未必聞或至不虞是豈禮先賢之意哉景泰四年特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博士成化朝元年釋奠賜孔顏孟三氏簠十一月各

給篆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各一人入國子監十八
年十一月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銳以乏人
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闕祀典二廟並隆令
有司如數給之弘治六年命江南孔彥繩爲翰林世
襲五經博士祭田五頃主衢州孔子廟祭益友端之
後守臣爲之言獨閔氏昔在宋世閔鳥以八品散官
奉祀本祠後竟無稱豈列聖眷顧獨遊閔氏哉益避
難以來子孫微弱無因至前君門爲里遂成缺典耳
先是督學司馬公閔人公中鄉總[illegible]頭公皆名世卿

鄉後先相繼鼎新祠宇卒未竟重俎豆以冠裳者至
侍御曹公感異夢于萬曆壬辰四月按部來祠禋然
若親炙其德行愀然若惻怛其單寒引孝肅武穆之
例奏請得當以衣巾生員四名世襲奉祀嗟乎服章
於身輝騰于廟曹公豈獨有造于閔氏真有功于聖
門矣今刊發文牘註之始終俾後世知恩所由被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　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本
院觀風徐宿往來閔子祠下見兩青衣伏迎道左入
謁而出進其人問之始知爲先賢閔子後裔族有人

二十餘丁而兩青衣爲長每春秋舉祭則兩青衣以
布韋主之似非所以重祀典也因思閔子爲孔門高
弟與聞一知十者同科今顏氏之子孫國家不惜名
位世世官之而閔子之後喬乃靳一衣巾而不與若
之何風後之學者使景行先哲哉查得此中在泥水
則有包孝肅公祠在彭城則有岳武穆公祠皆有奉
祀生員崇德報功于禮宜爾也固無論其象賢與否
似不當隆于彼而獨殺于此也牌仰本州官吏作速
查議明妥應否或有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限十日

內報奪毋得違違須至牌者

直隸鳳陽府爲恩賜與賢事抄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　批據本州閔子鄉人閔學等呈稱始祖子騫宿州人歷代沿流血食不乏　高皇建廟勅田供祀州誌家譜見存正統年間流賊作亂遭焚無遺嘉靖四十三年奉父閔儀任授四會縣典史回籍呈州請恩恤未經詳允近蒙　天臺委署印通判董重修祠宇春秋二祭比照岳武穆包孝肅例請給衣巾生員供侍祭與以光後世等情具呈蒙批仰州查報蒙此

擬合行查爲此合行帖仰本學官吏照依先年事理
即查先賢閔子祠廟建于何年額設祭田若干具呈
閔學等是否後裔有無譜文可據伊父閔儀彼時有
無具呈行學結勘未詳即今應否給賜衣巾文到作
速查明具結前來以憑定奪轉報施行須至帖者萬
曆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宿州儒學廩增附生員丁際可陳廷賓梁必遇等呈
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奉本學帖前事仰本學廩增
附生員丁際可等速查本州見祀先賢閔子即今有

無後裔應否比給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作速查明
具結呈學以憑轉報施行等因蒙此遵依查得閔子
鄉人閔學閔可敬等原係先賢閔子後裔見有歷代
誥文可據堪給衣巾時因年哀伴子承襲崇德報功
之義伸矣今蒙前因理合回報施行須至呈者萬曆
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批據本州申前事閔可傳侄光先該州既查係先賢
後裔准給衣巾復其身家在冊丁糧俱准優免此繳

奉
學
察
院
劄
付
據
本
州
申
前
事
開
述
先
准
給
牒

丁丑釋褐爲
先賢子孫請世襲五經博士疏
迪政使司經歷政進士日閔度謹奏爲
聖明孝治特隆先賢慕祠未副敬道
列祖崇四氏之典仰祈
皇上聿昭同德之仁懇
勅覆實舉行崇萬古道德之報端一代忠孝之範以
妥先賢以光後禩事
直隸鳳陽府爲 聖明孝治特隆等事蒙兵部袁

劄付該蒙撫院朱　劄付前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通政司擬政進士閔度奉前事內
稱竊念臣家傳祖訓幼讀詩書叨沐國恩不啻累
世臣夜以卑庸下士沒齊通籍倪思承家之孝正
在事上之忠旁念營趨咫心屏絕倘無闕臣子大
誼聖賢鉄典何敢率爾遽陳惟是事有出于萬世
人心所同然又恭逢重道崇儒孝治天下不世平
興之聖正而于徽㊀剛尤有水木本源之至意是

又屢次躬身展禮日擊淒涼心悼隧殿十年猶恍
一日有借所不敢不竭誠于我
皇上者臣系出大賢閔損之後宋以前居汴嗣有仕
宋任將仕郎徙居于湖遂爲浙之烏程人乃先大
賢閔子墓則在于今直隸鳳陽府宿州七十里臣
十載前借道出宿州每齊宿謁拜祠宇欲監俎豆
、閥咯本州守基子孫僅給令衣巾奉祀不足爲禮
容而先賢子德行之科則居復聖顏子之次而諸
賢皆不得先今在崇祀之列則居聖廟十哲之首

而諸賢皆出其後臣不敢旁引謹述其著見于論
孟兩書及傳註者如躬至孝之門則父母昆弟無
一間言非義之位必在汶上無奪其節義舉其氣象
侍側閫閾則中和而剛大槩其言論長府仍舊則
有言而必中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已滅其
同量閔子曾子數人而已程子必表而並稱所以
四配追尊稱聖而家室增封閔子當時贊辭亦加
幾聖之褒則甚矣先賢子顏曾若是其班而宋所
以隆顏曾似不應略閔子且臣嘗攷閔里志

高皇帝初年思顏思孟二子之廟而建立[illegible]
教授司彼其時尚未及會子孟子顏子子思二子
之墓歷代封樹表識不忘而曾子之墓至成化元
年山東守臣始上言嘉祥有銘謂曾參之墓洪武
初年曾墓尚無改開故廟學皆闕如也使洪武初
即得曾子墓所在　高皇帝豈靳崇祀而必俟之
後世哉闕甚矣聖門高賢之墓誠帝王之所甚重
而致衆也闕後顏曾思孟四氏皆有廟廟皆有學
又命四氏子孫各以嫡長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

統舉其祀所云祀者蓋祀其墓也非祀其廟也何
者四氏之廟蓋其士者王之矣非四氏子孫所得
奉也故知五經博士之奉祀爲祀其墓也且先賢
等量之同既有歷代先儒爲之評隲又必取衷于
聖門孔子之提衡乃孔子所重加歎而無已者獨
顏子閔子爲盡辭至于諸子皆呼其名而先賢之
孝獨稱其字則先賢之不後四子質諸聖更彰彰
也四氏猶因廟而立學繼之因墓而世官今閔子
之子孫亦蕃緜矣御前以故學之隆未不可而

守墓者僅給衣巾有識者能不容歎乎且臣嘗讀
中庸記宋儒門下之役亦多有之如游酢楊時尹
焞之屬皆有生刑供其灑掃乃以孔聖大賢孔門
十哲之首而僅同宋儒門人子孫之報使主祭由
無盛服展親而乏衣冠犧牲俎色松楸黯然念此
荒亥不勝悲感即先賢有道之靈不亦寂寞慈制
而聖王隆德之義寧忍安緩有未盡乎夫孔子曰
子以孝因有孝經
皇上風勵天下特頒此經于學宮申飭學臣必以課

士考藝而先賢之孝固論語中所僅稱不再見者且曾子之孝所處猶順先賢所值多艱則以比曾子尤見其確即以優曾基之禮請之

皇上尤爲協禮而無過情況四氏五經博士頒氏曾氏封自嘉靖孔氏封自正德孟氏封自景泰次第崇褒有先有後祔出自列祖因時見道各有獨到之盛心原非限量先賢謂此外無一可加之定數

我

皇上中興振振叅決祖此典久缺若留以待虞斷

之率行伏乞
勅下禮部覆實增舉施下請命直隸學臣遣行就宣
州訪其世系之親且賢者照四氏典例擇令一人
充授五經博士世襲奉祀以爲萬古道德之光登
之史冊與漢祖以太牢享祀孔子者俱爲百代絕
典不亦休哉若臣之家世有先臣刑部尚書閔珪
禮部尚書閔如霖皆以清聲直節著聞先朝見任
臣伯兵部尚書閔夢得吏部尚書閔洪學以及臣
叔伯兄弟 歷歷中外鼓勵後先不敢謂流光德

厚竊附于源遠慶長但支分久爲漸人去墓凡二
千里更非本州世嫡固毫無所覬倖于其間者也
至先賢所有異井二弟感格成孝殁不忍離遂附
葬于先賢墓六之側三塚壘壘二墳相依更祔
皇上因先賢而次及之以禮四時享祭不失先賢顯
親友弟之心尤精義之至盡孝治之極隆而人心
之所允協者臣得邀
皇上殊恩異數以上報先人下以表孝作忠他日薄
躬自靖終不敢負聖門

垂上風。世廟俗明道崇德即與孔子極嘉與先賢堅
稱表異之意。聖聖一揆古今爲烈矣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先賢閔子
以孝特稱原與四氏並爲百世師表閔氏因廟立學與
學世官閔氏之子孫則德以承宗守基奉祀迄今
世系既遠祖豆幾荒此國家以先賢之裔感切于
表而有補授五經博士之典也恭遇

聖明在上孝治特隆閔子為聖門至孝即授四配之例以優禮追崇似亦無忝但授官大典名器所關酌議行查合就閔廢所請信其基祠湫隘行該縣有司重加修廣以安先賢異姓二弟列祠並祭則廟貌新而祀典不替朝廷崇儒重孝之義亦庶幾其少盡矣理合具題請 旨恭候命下欽遵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初八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事臣錢謙益十六日奉

聖旨是著該部知道

閔振鳳傳

郡明經孫繼志爲思榮小記曰予甫成童時見州父
母陳公諱侯者建旗鼓旌帛送二生員入聖宮州之
人無遠近大小衆環橋觀望曰看世襲相公子因問
先大人曰生員豈有世襲之理大人教之曰次不曾
讀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乎夫子稱大賢我宿人
也生于斯葬于斯由周迄今二千餘年世運幾變而
子孫之流離播遷亦經幾易遠我皇明定鼎子孫復
業茲土以守墳墓以奉血祀當道未有上其事者先

是御史高公感雷雨而稽察賢徙又蒙御史曹公感異夢而加意賢嗣牒下州牧速查周大賢閔子既是宿州人則係巡歷境內先賢其子孫有無多寡逐一開實登報以俟疏上恤錄州牧陳公條逐一開報扳其材德超者呈報二名則閔可傳其有也可傳號振蘆次則　先乃振蔵公侄按院曹公澤其揭疏上奉旨以閔可傳　先世襲閔廟生員以奉祭祀其餘子孫二十餘丁各免其徭役賦稅以優賢裔此所謂世襲生員也予唯唯越數年乙卯予入覲序至次年丙

辰蒙學臺首拔而振鷺公爲子孫求經師馳幣徵予在塾三年于振鷺公朝夕講論親領道範耳濡目染者久矣大約公生平嚴正不阿取予不苟語默必愼無論大廷廣衆閭室屋漏必敬必恪其持躬恭飲人和有閫閾之風其言不妄發語必協宜有言必有中之風而一本九族俱有恩德有無間父母昆弟之風其一時名流鉅賢輩若雲間之樂公諱有聲武進黃公諱襄馬公諱世奇諱世名臨川之丘公諱兆麟俱爲盟社而當代之名宇閻若蘇公諱茂相周公諱延

儒皆稱門弟而烏程之大冢宰閔公諱鴻學大方伯閔公諱夢得俱認爲同宗至天啓四年甲子春北徐道趙公諱謙著山西太原人也以新任至鳳陽謁陵道經閔子里館拜遺像環觀墓碑畢詢問父老曰先賢既爲宿人子孫其何在乎父老曰國朝題請書符奉祠越數日公事竣回宿詔可傳遞先至而知我大賢之裔二十餘丁奉祀儘四生員仰天歎曰非人之不傑地之不靈也某幼讀書頗精地理于是携二生于祖祠之麓山南北上下山原而察其來龍之自藏

葬之穴謂二一生日此得之矣上之而公卿可冀次之而子孫繩繩爵祿益增當速擇吉卜日塋復業之祖焉又問地屬何姓吾當捐俸給價土民朱守善即以地送白狀曰小民何知惟以先賢之榮爲榮若賢者克昌萬世而下傳先賢之德者不其傳送地之人乎趙公高其誼陰旌其閭閻三月而擇吉楚焉二一生至徐親報趙公牒下有司命勒碑刻石再加增祭田三頃盡蠲賦稅以供粢盛以垂永久越數年崇禎戊辰科進士問度以觀政之日即特疏請恩啟建異卅二

弟祠宇泰秋奉祀比照顏曾思孟例以博士奉祀
命下該部議行時流氛橫作七廟交虧天下勤王勢
如羹沸事遂寢辛巳春二月疫癘大作道路枕籍奇
荒劇盜數百里人烟斷絕凡有祀宗重任者寧不思
爲畜存地哉于是閩公振鐸駕前代寶錄遠避之靈
璧石峒山洞中流離荒僻人跡不到公曰此眞吾樂
土奔走驚心兵火移日上思爲祖宗存血祀下得爲
子孫圖世存憂勞折變百端榮心身瘁神筋臥病七
日而湯藥不下自知不能久呼三子詔曰吾命終矣

生寄死歸予復何恨獨念予家千百年實錄幾亡于
宋復修于明予之兢兢寶此不啻金匱石室之藏守
先長而無徹從先幼而不諳啓先責不容誘繼前人
之志而開大其傳當屬之子于是發實錄交啓先手
語終而逝乃崇禎十四年夏四月二十三日也公生
于隆慶四年二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一歲宿州學正
中辛未科二甲進士錢震瀧題墓云惟公之才千人
之英惟公之德人中之龍纘前啓後交萃其躬起百
世衰開千古榮祖豆恭宮鬱鬱菁菁繼厥閔傳亢厥

閔宗昌厥閔後總公之功勒乎貞珉世世欽承越明
年壬午秋八月三十日葬公于祖塋之右乙酉入
清大學士陳公名夏疏曰從古聖帝明王開基定鼎
必開一代正學以傳千萬世道統孔聖爲萬古道宗
顏曾思孟尤聖門高弟有功萬世者也前代封爵血
祀歷千百年亘古一日今
皇上御極四海臣民翹跂以望聖治而尊禮大聖大
賢尤開治之先者也開先聖先賢子孫急宜優恤以
廣正傳

命下部議凡屬聖賢後裔爵祿封錫枝往代廣增一
倍于是孔聖之子孫封二公顏曾思孟子孫加增博
士一員奉祀已丗巡按江南御史宋公奉
特卉優恤賢裔按宿州卽查我先賢閔子後裔而恤
錄之振蘆公之嫡孫閔彪以儒童白其狀宋公慨然
曰方今皇上網羅昭代賢裔延訪古聖先賢苗裔況
先賢閔子孝姬虞周德齊顏仲而子孫以儒生奉祀
恐非今上之特恩疏上閔彪准給世襲奉祀生員而
有該有司查照前代例外增生員一名令先賢遺裔

皆被恩榮而閔彪閔武者此
新朝之特典也我先賢後裔榮寖于大明優恤于大
清二代之隆遇有足記云

附圖像

皇明世延七十千有
欽賜餘年播遷幾代
世襲不絕一綫皇明
奉祀聖主欽賜儒冠
祖廟禴祀蒸嘗顏孟
生員洞頒自今伊始
閱千萬斯年名實
傳像稱矣允哉可傳
贊

後學郡人孫繼志撰